

前后汉书菁华录

一函
六册

後漢書精華錄卷下

左雄陳吏事疏

本傳○字伯豪南郡涅陽人順帝初拜尚書令雄以守長數易非政之體上疏切陳帝感其言申下有司改其真偽詳所施行

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

首段虛引
提出實人
得論吏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甯人甯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攷黜是以舉陶對禹

賞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

渰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貶如用權七子黨

進天子謂卿士皇父司徒番冢宰家伯膳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

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

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五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為秦

人什五而相牧司犯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楊雄長楊賦曰秦竄竄其士封豕其人也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

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元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

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攷察言行信賞必罰帝廼

嘆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更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

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

次段援古
以孝宣世
為吏治之
法

三段陳時
獎為吏者
課吏者層
層抉發透
快絕倫

末段正文
酌定駁吏
條件都與
上文參錯
相照為一
篇歸結

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于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凰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

此古今同慨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

聚斂整辨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

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言上貪利如獸豺虎監司項背相望。前後相顧與同

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于亭傳。責成于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

者獲譽。拘檢者離。遭也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名。踴躍升

騰超等踰匹。或致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

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作屬廨祿簿車馬衣服一出

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

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與服有庸。而齊

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

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

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

前半是勸
瓊屢辭

後漢書

卷下

生清白任

也堪

從政者寬其負算

負欠也算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

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

迺得辟舉

總末

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

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呂氏難故亦云中興流光垂祚永世

不刊

鄉官百官志有鄉亭里職部吏吏曲之屬

陳仁子曰守長數易之病誠有之然為光武猶可為順帝不可光武黜陟守吏之

權專于君上故數易猶公順帝黜陟守吏之權變於官豎故數易皆私朱浮言而

從左雄言而不從其勢蓋可知矣

張敦復曰論吏治以久任責成功以治效核名實允為經世之言

浦二田曰排比鋪陳質寔而不化是東京正聲其所建明則後來談吏治者率倚

為牆壁

李固遺黃瓊書

黃瓊傳○李固字子堅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

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于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

緡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

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迺以書逆遺之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

在故嵩陽縣武帝幸緡氏登太室聞呼萬歲聲者三因名

先挑一筆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

徵辟故先
美其需處
而後為之
勸駕
後半是規
舉兩層
近時之事
為鑒妙不
粘著一語

君子謂伯夷。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
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堂上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
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
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
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
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
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眾人嘆服。一雪此言耳。議郎稍遷

尚書
僕射

蔡邕聞之曰。商量出處。處饒有情。邕文之曲折清挺。猶有西京風氣。○徵辟之風。至

漢末極盛。是時士尚風節。敢行誼。至用世濟民之學。未敢概許也。李固存亡。關於

社稷。誠不愧斯言哉。○漢末重節義。如三李杜。謂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也。皆不得免時事。

可知矣。獨黃瓊稍重厚。雖直言無隱。保全善類。然獲保其身。以太尉終。如陳蕃所

薦五處士。謂徐穉。袁閎。姜肱。韋著。李曇也。皆不至。又翩然遠矣。

浦二田曰。漢晉之交。士風文運。一大降升。也是書丰神。已開兩晉清言之味。而其

第一條請
復三年之
喪

第二條止
廢公制之
儀

識識獨持李漢結習之流寂寥數行歲警來許勿以尺牘少之

荀爽陳便宜策

本傳○字慈明潁川人兄弟八人時號荀氏八龍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

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

道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

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

公卿群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

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

必也親喪乎昔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

之源自上而始古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文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

正過勿憚改天下通不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

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語見易序卦夫婦人倫之

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繫辭

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舜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

帝堯之女下嫁于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

第三條放
宮女

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秦者陰陽交通之時。五處尊位。履順降身。應二帝。婦人謂嫁曰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為湯。湯名天乙也。婦人謂嫁

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

加于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唱隨之

義。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

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

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禮咸備。各以其叙矣。時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人

時風。若五。是來。備各以其叙也。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

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

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事差等。事

之降也。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義精理確。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

其氣。故能豐子孫之詳。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

竭于上。陰隔于下。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

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通猶從也。言喪身。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十人。從

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

第四條定
禮制

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嘗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宏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辭卦象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洪範曰。唯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家。凶于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其行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蔡邕曰。四事皆人倫之本。禮制之要。秦漢以來。失之大者。拘儒曲生。吹疵文義。庸才俗吏。督急簿書。失得之數。莫得而本。夢夢千載。正坐此耳。漢世重經術。故政教雖失於上。而風俗猶茂於下。若關西楊氏父子。荀氏八龍兄弟。其尤賢者也。○東京奏疏。文多簡重整肅。頗少疎宕。然滌浮言。固緣此時風氣。或者以為被范蔚宗刪節。固然。至三國以後。專修飾雅鍊。略帶神韻。惟諸葛公出師表。忠義從肺腑。

流出竟為至文。曹子健高才出羣。文筆超絕。沿至六朝。遂成排偶矣。唐初陳伯玉雖有興文之功。然未見其岸異。張燕公未脫排偶。能加以典重耳。柳冕李翰筆頗疏快。而氣力尚薄。獨孤及梁肅等。自以為作手。終有愧于古也。如叙人文集。必摘其某篇佳者。而列之序中。各下評語。此最是中唐習氣。韓柳興始大復古。韓公神矣。亦緣學識冠絕一代也。惟李習之近似皇甫湜。李漢孫樵。但以刻琢字句為事。本領亦薄。劉復愚則又專主於超脫譎怪。別一種也。

荀悅前漢紀論

悅字仲豫。爽之侄。獻帝時遷秘書監。侍中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篇。范書謂其辭約事詳。

論辨多美。載其序而不載其文。今附之。

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過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

矣。且夫井田之制，識時通務之一言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而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歸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人民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

蔡聞之曰：憂深探本之論，三代以下第一經濟也。朱子深以為然。其後周隋之間，稍見施行。至唐租庸調而法始備。

按本傳悅在獻帝時，多所敷陳，如論政體內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又曰：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又言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達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

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置備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于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宏法教。皆通達治體之言。故并附之。

李固陳事疏

本傳○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後官至太尉。順帝時。固遷將作大匠。上書陳事。

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實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援古見一賢才之一有益于人國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

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同窺兵于西河斯蓋即積賢人之符

事

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嘆

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

厚等在職雖無奇趣然夕陽孽孽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

老成之見言一之慨然

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

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

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

勅令起

陳陽城曰積賢為道積義不磨易言拔茅連茹詩言藹藹王多吉士即此意也

李固奏記梁商

王龔傳○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順帝時拜太尉龔深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忌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帝命亟

自寔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郎中廼奏記於商

今旦聞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為讒佞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嘆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寃之義纖微感慨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沉靜內明不知加以非理平使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寃時君美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

茅鹿門曰王龔疾宦官專權疏陳其惡而宦官有以中傷之其事危矣商不之救而必待固言始悟者想其情必比于內也然固所言但言宜救之體不深辨中傷之故最得體要

鍾伯敬曰持議正大於情理適為至當故能使覽者傾心必從

李固與胡廣趙戒書

本傳○順帝崩太子沖帝立年二歲沖帝立一年崩固以清和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梁冀不從廼立樂安王子續

年八歲是為質帝立一年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著令左右進鵠紙帝崩
又議立嗣事固引胡廣趙戒杜喬仍以清和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
立為嗣先是蠡吾王志嘗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眾論既異冀意氣洶
洶言辭激烈胡廣趙戒以下冀不懾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與杜喬守本議
冀怒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冀畏固終為已害誣以事誅
之臨終與胡廣趙戒書太后梁商女冀之妹也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趙
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文帝宣帝皆羣臣
迎立得與漢祚
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
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于義得矣夫復何言廣

得書悲慙
長嘆流涕

鍾伯敬曰大臣隱忍亂朝坐視權奸夷戮忠義不敢出一言以相救者止重愛其
身與官也說到良史無私惡聲流于不朽其不汗顏心死者真禽彘之不若矣
蔡邕聞之曰權文公謂西漢之亡亡于張禹東漢之亡亡于胡廣者以此然禹罪尤
浮于廣也廣等與孔光同醜耳

廣在台輔三十餘年歷事六帝位望赫然與李固定策議嗣附從權貴又與中常
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于時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噫獨

不念身後之名哉

陳琳諫召外兵

何進傳○時何進規誅宦官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引兵入京以脅太后琳諫云

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

蔡邕聞之曰數語道破琳誠先見哉

曹操與孔融書

孔融傳○融字文舉時號孔北海孔子二十二世孫獻帝時遷少府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發辭多忤操意操以融名重

天下外相容隱而潛忌之後操搆成其罪下獄弃市時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仇怨操故書激厲之○郗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破家

為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鼂錯念國構怨于袁盎屈平悼楚

受譖于椒蘭

子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能數鄧禹威損失于宗馮

征赤眉令宗欽馮惜守恂邑二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

國之臣猶能相下冠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賈復部將殺人寇恂戮之于市復以為恥常欲手劍恂恂避之後帝與解分兩

前半引古
事爭讓並
列舉以立
案

後半人今
事鮮他人
之嫌明自
已之意外
則仗義執
言定則色
藏禍心

此段言郝
慮奏言自
已免官俱
屬本分事
已立不怨
之根

人結歡極
友如初
光武不問伯升之怨
伯升光武兄也為更生所害光武不能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更始以
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

是慙
小介
介猶蒂介公法雖平私情為蒂芥也
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

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于鄭元康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

舉奇逸博聞誠恠令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于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

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

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

鍾伯敬曰操殺文舉之意已露于此然其文恰工緻有風味

孔融答曹操書孔融傳○即報前書也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郝慮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于

見私信于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懼欣受之昔趙宣子趙盾

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國語曰宣子言韓厥于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盾

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况無彼人之功

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迺今知免于罪矣點操致書

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屈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迺使餘論遠聞所

此段明已不肯與人結怨先用空說

此段着到郝慮身上人處已盡人俱得說來心平氣和文舉亦工於立言矣

以慙懼也。朱浮彭寵冠。恂賈復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

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昔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

競。見左傳。襄公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勝下之負。韓信負賤淮陰少年侮。榆次之

辱。荆軻嘗遊榆次。與蓋聶論。不知敗毀之於已。猶蚊虻之過也。蚊虻之害。過子產謂

人心不相似。或矜執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

鑪累土為之。以居酒。瓦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粟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而酒

不售。酒酸者。怪問其故。所知閭長者。賜情二人。曰。汝狗猛。何故不售。曰。人

畏焉。今孺子懷錢挈壺往。沽。言已現在免官。罪在無用。其人無元也。狗猛何故不售。曰。人

狗逆。斃之。酒所以酸。而不售。至於屈穀巨。鄙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

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待人以食。今穀有樹穀者。法堅如石。厚而

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于樹穀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

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樹吾無以此。穀為它者。奉尊嚴教。不敢失

也。將棄之。今仲不待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亦堅。穀之類。墜郝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良之拔卻穀。晉文公謀元帥。趙良曰。不輕公叔之升臣也。

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已同愛郝慮。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叔敬叔。弟子服惠伯為戒。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况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慮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

張奉先曰。老曹欲除天下之望。假手郝慮。而復作書以調平其間。真所為使人殺

首段從交情叙起

次段是請救正意

以上就友道說以下就人才說

三段言孝章之才有益國家以援友之情為荐賢之舉更為正

人而已涕泣安慰之何其詐也北海窺見其意但自引咎不與相爭盖自處至高而不知其愈為操忌耳

孔融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孝章名憲會稽人素有名孫策忌之融與善憂其不免禍迺與曹公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害子匡

奔魏後位至征東司馬融傳內不載仍應附于此鈔為是此篇范史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公謂曹操言公年滿五十融過于二歲也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言其憂危已一吸望求救之意

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狄滅邢桓公不能救桓公恥之見公羊傳

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

後漢

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宏矣

孝章名憲當救

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評譏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以稱嘆燕

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適當以招絕足也

見戰國郭隗公匡復漢室宗社

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蹕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

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